散文

株洲人

余年初

我女儿问过我她是哪里人？因为幼儿园读了两个省，小学读了两个城市，初中读了两个省的两个城市的三个学校。户口先后六个城市有登记。我对女儿说，哪里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哪里人也不是某地点长大的人，出国记住自己是中国人，回国做个放眼世界的明白人。不要忘记自己是余家的后人，以后嫁人了，再说自己是谁的人。哪里人真的不重要，我们中国的文化却不仅强调你从哪里来，死了还要叶落归根，这样首尾呼应才能完成是哪里人的使命。

我是哪里人呢？随爷爷是汉寿人，跟心走是自由人。国籍是中国人，户口所在地，从农村人变成了城市人，又从北京人变成了株洲人。

二十年前到了株洲，我才堂堂正正活成了一个明白人。

株洲人不欺生。你是什么口音都没关系，出差到株洲也没有人把你当外地人，聚到一个桌子上喝酒都把你当家人。株洲历史很短，风情就新。七十年前，四面八方的人汇集到这里，不看出身，只讲工作，不问来处，只追将来。大家互相取暖，其乐融融。从基层到机关，从企业到政府，干活的来自大江南北，当家的出生五湖四海。

于是，株洲人不排外。女孩子结婚，看能力，看人品，不像上海北京，瞧不起外地人。也不像一些小城市，瞧不起农村人。领导用人，看德看才能，不会看你家庭背景，也遇不到七大姑八大姨的盘根错节和人情。有本事你就上，没能力就努力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不欺生的株洲，塑造了株洲的博大和包容。

株洲人能吃苦。企业立市，劳动致富。有的城市，靠码头发财，投机文化免不了盛行。有的地方，因资源而富，老天给了宝贝，免不了就有惰性。株洲人很清醒，没资源，就拼技术；没码头，就凭勤奋。一代一代，看似没有传承的株洲，孕育了自己的株洲精神。

勇立潮头敢创新，这是株洲企业的文化；面向市场谋生存，这是株洲民间的热情。于是，偏居一隅，南车笑傲江湖。于是，民间自发，有了芦淞的繁荣。于是，面向未来，有了整装待发的云龙。

株洲人很务实。工业是主线，市场是明灯。房地产高歌猛进，株洲的国企依然埋头耕耘，不追风，不逐浪。别人盖高楼，我抓高科技。于是，中车母体有了子孙满堂，时代电气话风流，风电机组写春秋，时代新材绣蓝图。于是，有了株洲工业的群雄并起，钻石科技海外香，天桥起重走天下，山河智能云中秀。

株洲人，不是地理符号，没有籍贯标签，一路风雨，一路沉淀，打造了自己的气质风韵，有了独特的精神图腾。

“株洲人”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居民，内心燃烧的火。

“株洲人”，是工作在这座城市的市民，眼里炯炯的光。

“株洲人”，是所有来过这里的人，手挽手，肩并肩的情。

株洲人有智慧。近年来，民间普遍在反思，为什么经济没有精进？为什么城建没有升级？为什么有企业迁走？为什么招商难成？反思是自我检讨的冷静，反思是不甘人后的奋进。敢于反思，说明株洲人很清醒；善于反思，再一次证明，社会喧嚣，株洲人坚守着自己的魂。

从哪里来的纠缠，没有渲染的那么重要；往哪里去的思考，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
株洲人，命中注定是白手起家的拓荒者；

株洲人，时代的定义必须是走向未来的人。

再有人问我，我是哪里人？我会骄傲地告诉他：我是株洲人。

我还会对我的子孙说，虽然你们在株洲生活的时间很短暂，但你们也要爱株洲，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志在天下的现代人。

随笔

随笔两则

尹冰也

家乡变他乡

饭后为了消食，独自步行回家，沿着炎陵县城霞阳路、解放路走了半个小时，迎面遇到很多人，没有我认识的同辈和长辈。从14岁离家求学至今，在长沙待了四年，韩国待了一年，株洲待得最久，整整14年。为什么过年总要回家呢？曾经熟悉的人都已渐远，曾经念过书的校园和住过的房子都已不在，可能就是为了偶尔能碰上一两个故人，偶尔贪图家人聚在一起的那份热闹，偶尔闲碎的那几句家常。

日子越往前走，我离开家乡的时间就越长，也许从当初做出离开的决定起，它也在驱赶着我们。总有一天，家乡变他乡，他乡是故乡。但我会记得，我的根在炎陵。就像现在，我得从人家店门口的台阶上起身回家，免得被人嘲笑为那个落魄的“异乡人”。

“北漂”生活

明天是到北京整一个月，想起一个月前的现在，正在家里着急忙慌地收拾行李。而今天，从住处下楼，顺着广安门内大街走到南护城河畔，大约是十五分钟，再以我的速度慢跑到东边的河堤起点，也是十五分钟。一个小时，是我晚上锻炼的时间。

所有人都喜欢问我，来北京去哪儿转转了吗？我总好像无言以对，我对专门去到某个目的地似乎毫无兴趣，我去到的地方似乎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。比如饭店小吃摊，比如超市生鲜店，再比如公园和护城河畔。闲时在家看看小说，练练羞于见人的书法，做几个合胃口的家常菜，周末两天都不用出门，似乎也不错。我喜欢到市场里听着大家挑选菜蔬的议论，也喜欢这个城市这个季节里随处可见的月季花，虽然并没有随处可见的红墙碧瓦，但红的粉的月季让周边的景色竟也有了油画的姿态。

这是个包容的城市，也是个充满疑惑的城市，很多人努力留在这里，很多人用力逃离这里。而我，只是来体验了一遭的过客，我知道周一到周五我得赶上7点23分的那趟地铁，护城河边的路灯8点会点亮，这是我出发和回家的时间，就足够了。

走得再远，莫忘来时路，也要记得归处。

散文

荷塘区的旧时光

陈文潭

一 唯有弹词慰心灵

人说长沙有“弹词大王”彭延昆，属于远近闻名的“活化石”，你可知道株洲曾有过著名弹词艺术家郭德生？

郭德生，男，1932年生，荷塘区荷塘铺乡太阳村人。自小仅读过三年书，以唱“夜歌”闻名于乡里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，即在省城《群众艺术》杂志发表处女作《翻身农民闹春耕》，本地村民经常慕名请他演出。他身穿补丁衣服，脚穿草鞋，怀抱月琴，神气演唱：“共产党来把田分/毛主席是大救星/种田人有了禾镰子/穷人翻身做主人/今年头回把田作/大闹春耕最要紧/急坏了上屋张大爹/愁煞了下屋李后生/没有耕牛怎耕田/耙头翻泥来不赢……”直白地描述，衷心地吟唱，把百姓的心儿唱暖了。

郭德生始终坚持“来于生活，高于生活”，我手写我心，我口唱我曲，边走边写，边写边演，为足下的土地和伟大的时代而歌。由于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表演方便，大受农民群众欢迎，被誉为“用锄头挖出来”的弹词艺人。他的唱词极富生活气息，语言通俗，形象生动，易于传唱，让观众入脑入心。

从1952年至1956年，郭德生共创作弹词110多篇，约30万字，分别受到郊区区委、市委宣传部、市人民政府文化科的表彰和奖励。1958年，他调入市文化馆专事创作，后自愿调入一家小工厂，找回了创作乡土作品的“灵感”与“沃土”。60岁退休后，回到了太阳村老家。古稀以后，仍笔耕不辍，用深情的弹词之作，抚慰着乡亲们的心灵。

二 “金钩山”地名的来历

辛亥革命年间，田心东门出了个“白帖”诗人汤四。诗人身穿青布长袍，留一撮山羊胡子，年近五旬仍爱管闲事，见不平之事，专写讽刺诗，在白纸上用三寸羊毫，一挥而就，常于风高月黑之时将白帖诗贴于被讽刺者的家门，让其大惊失色，又做不得声。

比如：汤四对“小丈夫”和“童养媳”一事的针砭：“十八姐，嫁了个五岁郎/新郎公夜夜尿湿床/气得开他三耳光/你做儿子我做娘。”他的诗既得罪了大富豪，也得罪了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。最后在田心呆不下去了，于是悄悄搬到晏家湾一座山中隐居。

有天，他去赶集，遇到一叫“铁钩栅”的公子哥。“铁钩栅”父子收租小出大进，故乡亲们恨之骂之。“铁钩栅”见汤四，便问：“贵府乔迁何处了？可还写白帖？”汤听之，咯咯大笑，念诗一首：“笑面郎（狼），肠子弯/七扭八拐的铁钩栅/你呷的是收租饭/你屙的是元宝丹/你的铁钩会锈断/快来找我兑付金钩栅。”对方信以为真，寻到山上来问，“金钩栅在哪？”汤四朝山上的树一指：“你摇吧，就会掉下来。”结果，铁公子去摇树，摇得一树鸟粪落下来，臭得抱头乱窜。故事流传开来，人们认识到，凡是贪财之人去摇金钩树，只能摇到一身鸟粪，贫苦之人去摇就能摇出一座金钩山。后人便把汤四隐居之山叫金钩山，直到如今。

三 活色生香的“赞土地”

旧时，在荷塘区地域盛行“赞土地”“送财神”。过大年时，民间艺人口袋里装满了用红纸印制的财神菩萨，手里拿着“殿锣子”，用一块宽宽的竹片在锣上敲。词曰：“天是父，地是母/凡是人，皆须爱/天同覆，地同载/行高者，名自高/人所重，面貌高/人不闲，勿事搅/人不安，勿话扰/人有短，切莫揭/人有私，切莫说/道人善，即是善……”唱词颇有《增广贤文》之意味，教人行善忌恶，以己度人。听赞词的主人，或给一吊铜钱，或抓几只鸡蛋，唱者便躬身作揖，道声：“恭喜发财！”1949年以后，荷塘地域逢年过节时，仍盛行贺新年，闹元宵，形式多为“地花鼓”和“骑竹马”。仙庾岭一带尤其喜爱唱花鼓、玩龙灯。

四 朗朗上口的《月亮粑粑》

《月亮粑粑》虽是一首儿歌民谣，但求索来历，却是从唐代流传至今，从城市流传至乡村，其间社会生活、经济发展、文化传承说天翻地覆，也不为过。据“非遗”工程相关专家介绍，至今，生活在仙庾岭、荷塘铺、金钩山、戴家岭、桐梓坪、龙头铺的老人都会唱这道土语儿歌。词曰：“月亮粑粑/肚里坐个爹爹/爹爹出来买菜/肚里坐个奶奶/奶奶出来绣花/绣个糍粑/糍粑跌到沙河/变成一只蛤蟆/蛤蟆伸伸脚/变只喜鹊/喜鹊树上溜/变只斑鸠/斑鸠咕咕咕/和尚呷豆腐/豆腐一蒲渣/和尚呷粑粑/粑粑一蒲壳/和尚呷菱角/菱角溜溜尖/和尚望哒天/望天望到黑/道师来搭白/搭白来诊病/走路统那个统/统那个统，行寻个行/月亮进哒门。”全歌采用“顶针”修辞手法，一顶到底，童趣横生。尽管时代在变迁，环境在转换，语言在变化，风俗在流变，然而，每人都有个难忘的童年，每人心中都有一首难忘的《月亮粑粑》。

散文

你在哪，我就在哪

彭建文

我问儿子：“辉宝，今年放假回湖南看爷爷吗？”他说：“爸爸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”我先是有些不解，随后仔细一想，又是一阵开心，发现辉宝又长大了。

昨晚，我老乡红卫泡茶，我俩是同一个县的。往历史源流上溯，我俩还是宗亲，都是北宋初年茶陵知县仲文公的后裔。喝茶临走时，他提醒我：又将是新的一年，你拿两本台历去吧。

我已把2021年的台历翻到最后一个月了，一天一天地看着时间走过，心里想着，总算把受疫情影响的2021年熬成“老黄历”了，但这既让我兴奋又让我失落，怎么一晃眼又是一年啊，我还没好好过呢？至少，2021年春节的时候，忙得都忘记贴对联了。

在老家的时候，我哥负责拟对联，我负责书写。拟的对联是很有水平的，就我的字显得既不专业又很调皮，毫无章法，绝对找不出书家的一丝痕迹。只是受王安石《元日》的影响，对“新桃换旧符”情有独钟，贴上对联，房前屋后都是一年一度春的欢喜。

欢喜可以是一双崭新的解放鞋，一件口袋多而深的米津蓝衣裤，或一角五分的压岁钱……我想，要是我回去，父亲再这样给我这样捯饬一番，让我回味一下童年，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。可我越想越难过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，我问自己：我欢喜的童年去哪了？也许在故乡的云、故乡的山水、或父亲等我回家的路上消失了……但回味也是可以治愈内心的。

想想我的儿子辉宝，童年跟着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比如福建、泉州、安溪和厦门，我在哪他就在哪，而我的童年就在湖南，因为父亲在湖南。所以他一句“爸爸。你在哪，我就在哪”，真的让我沉思良久，因为，这个时候我也在想父亲。

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有自己的幸福密码，长大了都有内心的一把尺子，既丈量着未来，也丈量着逝去的时光。无论任何时候，家人都是我们内心最温暖的光，我们要回到他们身边，陪伴他们。

杂文

“双减”元年，为啥有些孩子不舍网课？

朱洁

几天前在电影院，我遇到三、四个男孩，大抵都是11、12岁。电影还没开场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，我则坐在后面，有意无意地听。

“双减”元年，不用小考、期中考了，孩子们清一色地开心；可众多培训机构关张了，寒假他们该去哪？孩子们似乎一时不适应生活“惯性”的改变。他们的聊天让人有些意外，因为他们分享着自己上网课、上课外培训的趣事，回忆他们和网课老师、培训机构老师的有趣交流，更对曾经的网课和培训班表示念念不舍。

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阳光快乐的童年，而不是成为“小眼镜”“小胖墩”，甚至埋下心理疾病的隐患。但此前，在各种力量共同制造的“焦虑环境”下，不少家庭都无奈地投入到损害健康、增加负担、扰乱生活的“教育军备竞赛”。从这个层面上说，党和国家出台的“双减”政策，以强有力的方式改变个人无法改变的“焦虑环境”，是最符合孩子根本利益、最符合教育目标的重要方向，也是国之大者、家之大计。

但国家推行“双减”，一批家长貌似不完全领情，不少孩子至今也依依不舍线上、线下培训，这样的“悖论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？

无法免俗，我的两个孩子，曾经也上了一些网课，参加了一些培训班，比如英语、数学等。但跟有些家庭不同的是，这些课程，都是孩子们自愿上的。我在一边也有观察，确实，那些课堂氛围活跃，讲究互动，有动画，有故事，有合作，有比赛，有分享，有奖励，孩子上课的状态的确不错。我们或许可以说，线上、线下机构将孩子们视为客户，为抓住客户他们自然要煞费苦心，但客观而言，这又何尝不是读懂了儿童心理学、教育心理学，通过有“心机”的设计，激发孩子们自主学习的热情呢？

如今，线下培训机构没有了，线上的网课也渐行渐远，假期里的孩子顿时失去了主心骨。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——孩子是最有学习原动力的那一群人，没有一个孩子会拒绝有趣的学习，更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是学渣，天生就厌学。在他们初入学习大门的义务教育阶段，尽量实现“寓教于乐”，引导他们发现学习的乐趣，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。

我们喊了多少年的“寓教于乐”“自主学习”，在商业化运营的培训机构得到一部分实现，不能说是对学校主流课堂的一个反讽，但确实应该是一种鞭策。我们的主流课堂，怎样才能一改森严刻板的面目，变得有趣起来，生动起来，活泼起来，如何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有机参与，充分享受到学习的乐趣？是值得每一家学校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。

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：“学校应当像一块磁石，以自己有趣而丰富的生活吸引学生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学习才会像磁石一样具有吸引力。”课堂，无疑是学校生活最核心的场景，如何让课堂变得“有趣而丰富”，主流教育界应该借鉴部分培训机构的有益尝试，并有理由、有责任比培训机构做得更多更好。

不可否认，此前，部分学校课堂受“分数指挥棒”掌控，其森严刻板面目拒学生于千里之外有复杂的成因。但我注意到，此次国家实施“双减”政策，对教育方法、教育目标等也进行了系统性调整。事实上，“双减”带来的改变，我已有所感受，比如我一年级孩子的数学课堂，引入了不少数学游戏，五年级孩子的语文作业，出现了用连环画绘制喜爱的童话故事等等。

让孩子回归校园、让学习回归学校、让孩子们在校园内学足学好……“双减”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或许仍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我相信，只要国家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，就一定能抵达那个最理想的愿景。

随笔

令人痛苦的痛风

宋才逢

自从患了“痛风”后，我怕了请客和被请。

请客，点了一桌子菜，围坐一桌客，自己海鲜不能吃，动物内脏不能吃，豆制品不能吃，荤汤不能喝，白酒不能饮，啤酒不能沾……禁忌多了去的，能做的就是劝客人多吃菜、多喝酒，自己基本不动筷子，动，也是象征性地夹点小菜。

如此这般，哪个客人还放得开胃口？本是来一边享受美味佳肴，一边增进友谊联络感情的，结果适得其反，酒被客人喝下来，脸色明显愈来愈不好看了。想必山珍海鲜此刻对他们来说味同嚼蜡，客与我共赴遭罪下场罢了。

事后，不理解“痛风”之苦的客人，多会扔下“装么子装啰”“不碍事的，吃点肉哪那么厉害”“莫舍不得呀”“太没诚意了吧”“假客气个X”等话，甚或得罪了某某某……花了银子事小，得罪了人惹下不必要麻烦事就大了去了。

这又是何苦呢，怪来怪去，最终怪在这该死的“痛风”上，本就是一张好呷嘴吃出来的病嘛。偶尔争面子，给逼急了，拗不住客人的不依不饶，也会担着风险赌一把，硬着头皮上，吃就吃，喝就喝，谁怕谁？餐毕，去医院打吊针，自己担着；或去呷“秋水仙碱片”蹲厕所狂泻。

现在，我不敢请客，也不想请客，唯愿嘌呤不越过420红线，可半个多月足不出户的日常坚持，换取的却是门庭冷落车马稀，挺失败的。

吃请呢也就是客请，有时熟人、朋友、学友、文友、原工厂工友、原单位同事等会请我赴名目繁多的宴席。

不去吧，老是推托说有事脱不开身，一回两回还行，但总不能老有事，心虚了就找别的借口，或在外旅游，或在长沙亲戚家赶场等等。但很容易被请客人识破，说昨儿个还在菜市远远看见我买红辣椒小青菜什么的，说今早还看见我在江边散步什么的。知我是托词婉拒，手机那头夹枪带棒的调子没个好颜色：“看不起人啦？不给薄面了？”—时间双方都下不来台，语气渐冰渐凉。

于是乎，去吃请吧。有时是为了还上一次我请他的人情，有时是为了请他的朋友，拉我去作陪，多一人多双筷子而已，有时是为了请我们共同的朋友，有时是为了他的生意，因我写点小文章，重复叮嘱我务必莅临他的名利场，以装潢他在他朋友圈的文化涉猎，或大棚里“呷烂肉”坐一座，送上人情世故的必须礼金……反正，请你吃请你喝，无可奈何下入席，伴之我的尴尬如影随形，每每面对熟悉或陌生的面孔，我从不轻易去餐桌上的那盘碟中内容下箸，—副含笑的斯文与矜持，惹起主人一直向我劝酒劝菜，生怕冷淡了我。

主人和他的客人，酒过三巡后都懒得理我，扒开客套，继续他们的推杯换盏，互相夹菜敬菜，热闹着他们的热闹，把我晾在一边。

一顿“客请”吃下来，要多乏味就有多乏味，常常曲终人散，还得在归家途中去小食店点碗米粉，压压饿性。

一言蔽之，在吃请与请吃间徘徊数年，亲戚、同事基本让得罪光了，朋友也生疏了许多。

更使人难受的是，天生嗜酒贪吃贪喝的德行，和长年嘌呤高、尿酸高的危险纠缠，味蕾慢慢退化。

来到当下，日日处在吃什么和不吃什么的心理挣扎中，靠回忆鲁川粤苏闽浙湘徽八大菜系的曾经打发痛苦煎熬，同时梦回炒爆熘、烧焖煨烩卤、煎塌贴、炸烹煮氽炖煲、蒸烤腌制烟熏风干、凉拌淋等千姿百态的春夏秋冬，陷入牛羊猪肉、水产、家禽、山珍、野物、江河湖海鲜活产品等烹饪方式的想象中。

哎，人生的晚年，上馆子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凸起的肚腩已萎缩凹下去许多。没有吃的媒介、来往，怕今后只能待在家里吃呆饭养老，做个孤家寡人了。

昨夜又睡不着，好在终究想通想透了，任它东西南北风，我自岿然不动。